

2510

44

廣南縣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广南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周恩来主席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
农国芳进攻广南县城.....	陆 修(5)
唐范两军过往广南.....	代启林(11)
王开洪起义纪略.....	熊仁武 熊光华搜集整理(14)
王开洪两次攻打百乐街	庞祥林口述 县文史办记录整理(30)
我在幼年兵队的经过.....	农德斌(33)
第三次解放广南县城.....	(37)
广南第一次发行革命公债.....	肖玉琨(39)
保卫里达区政府的一场战斗.....	农子光(41)
韦国吕烈士.....	县文史办整理(43)
广南土司传.....	(45)
广南土司制度始末.....	代启林(47)
广南行政区划演变.....	县政协文史办搜集整理(52)
八宝区建置沿革.....	黄定西 先子衡搜集整理(76)

广南旧时设官简介	
.....	政协广南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79)
边城.....	<u>覃宝琬</u> (92)
赠玉生县长.....	<u>王坤一</u> (93)
我所知道的广南旅省同乡会的一些情况.....	谢熙湘(94)
我当保长的经过.....	农肇宇(99)
广南文物古迹概况.....	陆郁文 张祖光(101)
昊天阁.....	兰天明(106)
修复文笔塔.....	陆 修(107)
熊敦甫墓.....	(109)
清末学者方玉润传略	
.....	陕西陇县政协文史办李乐天(110)
书法家施菊轩对方友石墨迹评价.....	蒙启振(118)
赛京村清末办学碑文.....	王孔儒(120)
珠琳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陈开国整理(124)
回顾参加建立广南城区小学.....	陈 劲(128)
解放前的广南盐务.....	代启林(132)
解放前八宝霍乱流行惨状	
.....	黄定西 先子衡搜集整理(136)
广南底圩茶的来历和发展.....	肖炳琨(139)
解放前广南的陶瓷业生产.....	陆 修(142)

民国时期的广南财政·····	陆乐润(144)
我参加土地清丈的经过·····	罗斌唐(151)
民国时期的广南司法·····	陆烈武(154)
广南修筑公路情况·····	王佐臣(157)
我所知道的龙汉斗·····	高 飞(162)
龙汉斗其人其事·····	陆烈武(172)
我所知道的唐声凯·····	文国彬(175)
国民党残匪在杨柳井的罪行·····	农肇宇(178)
国民党残匪在老街的罪行·····	罗斌唐(180)
回忆围剿李奇超匪部片断·····	李书能(182)
军事围剿 政治瓦解	
——李奇超匪部的覆灭·····	袁天成(185)
稿 约·····	政协广南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88)
编后记·····	政协广南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89)

周恩来主席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五年三月

搞文史资料，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开始大家感兴趣，后几期就不好了，质量低了。有的内容有问题，甚至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也出来了。思想不革命化，机关不革命化。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到文史资料上。

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人来讲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苏北有个启东县，那里不仅是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那里土地不多，一百多万亩，其中有一半种棉花。有一位同志到苏北视察归来说，那里人民生活好，但没有牲口，因为地处黄河之滨，是水网地区，水位很高，不能用牲口深耕，靠人力耕。这个地方，人口很密，耕地少，劳动人民却能使它双丰收，粮食亩产一千斤，皮棉亩产一百多斤，值得称道。这么一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机耕设备帮助他们呢？考虑手扶拖拉机比较适合。最近启东县的秦素萍（女）副县长来谈，情况不然。她说，解放后已做了改革，搞了大块台田，深挖了沟渠，降低

地下水位到一米七八，已可以深耕七、八寸，因此同样可以用牛耕地。这几年已有不少大牲口，深耕还是增产措施的一条，所以那个地方可以保证高产。你看，我听了两个报告，就不一样，秦素萍自己管这个事，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实在。

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蹲点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第一手材料，不一定能抓到事物的本质，看你怎么蹲法，要走阶级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同时要实事求是。比如：纺织工业，华东提出高转速，并不一定好，转动太快了，就会损伤设备，要大修。但是，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

文史资料也如此，不是任何稿子来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当然，我也不主张大改。不适合的，可退回请他改写；事实有出入的，可请几位有关的人一起谈谈。如果坚持不改，就保存起来，不给他发表嘛！总之，要研究，要选择，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称就有“研究”二字嘛！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象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就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字秉三）解散国民党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朝廷的行宫），盗了一些古物，送给了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地问他：

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国民党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恐慌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把手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副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从《东周列国志》、《春秋》、《左传》看起，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历史，无不如此。其实，现在西方的政治，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也无不如此。赫鲁晓夫搞斯大林，苏共新领导一夜之间搞掉了赫鲁晓夫，还不是宫廷政变？肯尼迪被暗杀，至今查不出来。把封建政治揭露出来，对教育青年有好处。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是这样，光明磊落，当面批评，治病救人。希望民革的同志把蒋介石的事情写出来，要把旧东西揭露出来。

现在不仅要写旧的政治，旧的文艺也要写。文化部正在对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事情要一分为二。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做官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五四时代，鲁迅议论过，搞白话文运动有三类人：一种是为往上爬，做官，如胡适之流。第二种是继续革命，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后他们又走了两条路，陈独秀也不革命了，他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助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反面人物有教育作用。第三种是退隐，如鲁迅自己。后来，他经过“三·一八”事件以后，才逐步认识了应走什么道路。在

《二月》序言，他还在动摇彷徨中。他在序言中说，看潮者分三类：第一类是弄潮儿，勇敢地在浪潮头上航行，勇敢地领导革命；第二类是在高山之上观潮；第三类是在走在沙滩上，生怕衣履被浪潮浸湿了。作者柔石是第三类，他自己是第二类，当然是属观潮的，还是《阿Q正传》的思想状况。他最后觉悟是靠两个方面：1、党内“左倾”分子大骂他，说鲁迅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无产阶级文学，逼得鲁迅读了马列主义；2、国民党的压迫，一九三一年大批文艺界同志的牺牲，教训了他要参加革命斗争。最后几年，鲁迅斗争很紧张，硬骨头，一直战斗到死。毛主席说他“晚节可贵”，对他评价很高。晚年失节，在封建社会都是不能原谅的。他是正面人物，还有这么许多曲折颠簸。

我们搜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希望新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所改革，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不要只给老人放在床头，睡不着觉看看。我看许多人看这东西近于消遣，这不利。我总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总之希望你们革命化。现在出了五十一期，希望从五十二期起大有改革，以利后代。否则将作为废纸。两个前途：一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一为废纸。这是文史资料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因此事是我发起的，所以多说几句。

农国芳进攻广南县城

陆 修

在广南，有些老年人‘款古’，只说张国治围攻过广南城之事，很少说农国芳也攻打过广南县城，至于年轻人就更知道了。

事实上，在张国治围攻广南县城之前的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农国芳曾率众攻打过广南县城，但为时不长，城内没受多大损失。那么，农国芳是怎样攻打广南县城，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农国芳，广南县城东门外人。民国初年，广东督军龙济光派人至广南募兵，农应募后，官由连长升至司令。龙济光拥护袁世凯窃国称帝，被任命为两广巡阅使。一九一八年春，被护国军第二次打败。一九二四年六月，农潜回北乡（今阿科区一带），谎称奉张开儒（护国军驻粤滇军总司令）之命，募兵至粤补充。北乡一带游民居然相信，纷纷应募。

此时的北乡，有分统白起成部一营（苏营）驻扎阿科。农国芳利用当地民众对苏营纪律败坏，引起民众痛恨，早想伺机驱除的情绪，煽惑民众说：若不受苦，只有驱除苏营。于是当地民众争相趋附，并纠众围困苏营。用木石阻断道路，以断其援，孤其势，企图将苏营歼灭。农国芳指挥一部份人围困苏营的同时，又令其所属之陆建邦指挥千余人向

县城进发，拟攻占广南县城。

那时，广南县城垣失修，城楼残破，农部一到，全城民众大惊失色。城内当时只有王分统（国宾）之卫队20人，白分统部下30人及团兵数十人，以百余人防守五道城门，势单力孤。于是，一面飞调防守阿基得（珠琳）、那洒之三十三营、防守富州（富宁）、剥隘之六十六营来援；一面电开化（文山）镇守副使告急。幸农国芳未到，已来者枪械不多，又不明城内虚实，一时不敢贸然攻击，只隔断城内外消息，等待农国芳到来。次日，有围城者数人自东门冲入，被守兵擒获，经过审问，略知围城者情况，民心方觉稍安。

数日后，被农国芳围困于阿科之苏营，选出精锐，各持手枪在前冲锋，迂木石阻路，就以铁叉清除，农国芳率部队层层包围，沿途十余里不断，幸其械弹缺乏，苏营得以突围而出，只伤亡数人，失枪二十余支。

苏营突围后，农国芳亦率队向广南进发，增强围城力量。但在数日之内，只围不攻，城内军队亦不敢出城，双方隔城墙对峙。六月十一日，农国芳以为守城军民意志松懈，便率欧文凤（苗族）部数百人，向西北万寿亭（今县医院）后城垣猛攻（因此段城墙坍塌未修，牛车可以通过），农以为城内守兵少，定能攻进城内。不料守城者异常勇猛，沉着应战，追攻城者接近城墙脚，前队即被王部（国宾）守兵击毙数人，西北角炮台守兵又同时以横枪射击，加之天已亮明，攻城者无掩蔽物，目标暴露，农国芳见不能成功，下令退却。接着三十三营管带（相似营长）王春山、六十六营管带罗志英先后率部来援。王于阿基得获悉广南被围，立即召集部伍，星夜驰援，六月十二日全营抵广南，罗志英率六十六营也赶到县城，于是城围遂解。

农国芳等围城之众，见王、罗两营来援，城内兵力顿增，便退据法棚、那糯、波妈一带，王、罗两管带乘势率队追击，激战两小时，擒获农部一名营长陆朝龙，其余围城部众从北乡溃逃。王、罗两营官兵，一因天晚，二因疲劳，所以不再穷追，返回城内。

农国芳率部众溃逃后，复盘踞北乡，收集流亡，有再度攻城之势。为先发制人，分统王国宾命六十六营相机进剿，捣其巢穴。农率部节节退让，至小八达、威牙、平邦等地继续抗拒。罗志英率六十六营至，农部分头应战，自晨至午，罗率部力战破之，生擒其指挥陆建邦以及其他部属头目王宝才、陆正明、卜里标、王金文等，并解送县城正法。

小八达战斗后，农率残部向桂边窜逃。迨军队回城，又复聚为大股，骚扰村庄。分统王国宾认为，渠魁不除，其祸未已。七月，遂决定亲自率三十三、三十六两营及团兵数百人，前往进剿。农国芳派人侦悉王国宾率队进剿，遂避而不战，但仍被王率部先后追击至者歪、中罗、桂边之八柴、西利，东区之阿用、板蚌、桂边之洛里，与广西之流寇联合，向广西境内移动。王认为农已远遁，谅无为害，乃从阿用回城。此次进剿自西北而东，征程数百里，所过之地，得民众爱戴，回城之日，士绅于东郊欢迎慰劳。

农国芳率残部与广西流寇联合后，自称“讨贼军”，活动在滇、桂边界，这支“讨贼军”是由各地散兵、土匪合伙组成的。起初只有人枪一百四、五十左右，在其正副司令农国芳、陈秀华、杨孝忠的指挥下，不但到处拦劫客商，而且四处掳掠乡民，后来羽毛逐渐丰满，势力扩展到三、四百人时，便向百色城移动，意欲抢尽劫光。他们首先施展拉拢手段，收买了百色派驻在阳圩的军队一个排，又勾结驻城内的

护商队一个连为内应，约定攻城之日，鸣枪为号，内外夹攻，共发横财。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十八日，他们乘坐镇百色的旅长刘日福到南宁开会之机，率其全部喽啰从剥隘经六丰向百色城猛扑。他们利用已被收买的阳圩的那个排为前导，于四月二十一日午夜“兵”临百色城下，首先鸣枪三响为联络信号，及至城内的护商连尾随其声也打了三枪后，便响起了一阵乱枪，喊杀声震天动地，下半夜一时左右，“讨贼军”争先恐后入了城，凡是商店富户，均被破门而入，大抢特抢，只要是贵重的物资，如鸦片、光洋、金银、珠宝、布匹等统统被劫光掠尽。他们每人都备有一支长布袋，把抢到的东西塞满后，又往身上腰间乱塞，致使一些财物跌落于街上。天亮后，有些人拣得鸦片烟，有的拣得光洋。后来这些拣得东西的人，被视作与土匪同罪处治，受杀身之祸。

百色民众遭到一场空前浩劫，“讨贼军”大发横财后，在百色城大吹大赌，烟床、赌摊遍及城内大街小巷。正当他们盘踞百色大闹特闹之时，四月二十八日拂晓，突然受到两支部队的袭击。原来，当“讨贼军”攻进城的第二天，百色商会会长刘子隆把百色被劫的情况写成报告，以五十元法光作报酬，叫一个李伍的中年人星夜下南宁向刘日福报告。刘闻讯，急从南宁调杨俊昌团从右江两岸直上，又把驻扎在靖西、天保一带的张国柱团急调百色，两团人马会同进剿，才把这帮乌合之众驱逐出城。农国芳率部狼狈败逃，一边搜罗余众，沿路城，经洛里，窜桂边西林，遣人运动张国治、罗起廷等，张等亦愿率众附和，其势复振。农国芳乃自称军长，委任张国治等为旅长，分向广南北乡滋扰，意欲再度攻广南县城。

农国芳等窜据北乡时间长，人地熟悉，附和者增多，其

势益强，又计划攻占广南县城。先派欧文凤、罗起廷等率众潜至西乡克林、四甲一带，企图截堵援军，农则率众围攻县城。刚想按此计划行动，农国芳却突染疾病，攻城之计未能实行。那时交通阻塞，邮电不通，东西隔绝，行军殊感不便。驻军乃在城内开军事会议，决定先扫荡西乡欧、罗部众，然后节节进剿，扫清巢穴，命徐营自三牛、普洒进击，直攻板茂、西洛；三十三营自昔板进击，攻克林、四甲，两路约定同时进行，二面夹攻。但徐营行至普洒就停而不进，三十三营管带王春山未得徐营消息，黎明行抵板构，即与欧、罗部众遭迂，但王力战而入，自板构、者哈进抵四甲，深入重地，被欧、罗部众层层包围，又不见徐营来援，只得拼力抵御，鏖战一昼夜，杀伤相当，正当情况危急之时，白分统驻阿基得之林营，自红石岩方面进攻，又值卢汉率兵一团自邱北沿途剿匪而下，经大西区者免转小西区西洛，时值战事激烈之时，卢团自后兜剿，林营于侧面攻击，三方夹攻，欧、罗部众大败，又向北乡溃逃。此时，农国芳染吐血之症，加上其欧、罗部众大败于西乡，多增忧惧，病益加重而死。

农死后，其部众退至北乡洛里，便各鸟兽散。欧文凤、罗起廷等回广西，张国治、李廷梁等返回各自的巢穴。三十三营队官何正规（何彩）侦知李廷梁将由马别河经过，便调乡兵数百及所部于马别河设伏以待。马别河地势险峻，左面高山，右面大河，中间只通一径如鸟道。李廷梁率残部入伏，忽听一声号令，前后夹击，众虽勇却无法施其力，一时之间溺水逃生的、溺水而死的、被刀戮死的达百数十人，积尸累累，数里不断。至此，农国芳啸聚之众和攻占广南县城之计划及行动，遂宣告失败。

注：本文根据《广南县志》及《百色史志》1985·
2）资料整理。有错漏之处，请知情者补充、更正。

唐范两军过往广南

代 启 林

一九二三年曹琨贿选总统（注）后，云南军阀唐继尧以讨伐曹琨为名，组织建国军，假道广西北伐，其五个军分道入桂，第五军（军长龙云）和第九军（军长吴醒汉）取道广南。

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五军先遣军邓大漠率部到广南，还在广南招募了一批新兵，带往广西。三月第五军三个旅分头下广西，陈锋、高小斋两个旅由那洒、马街东下，周文人旅经珠琳、县城。为了供应过境部队，曾在土库房、杉木桥、西洋、那洒、马街、龙潭、八宝等村镇设置兵站十余处，集中军米十余万斤。那时没有公路，军米由民夫从阿科、洛里等地人挑马驮，百里不断地络绎运粮。

四月，巡按使胡英率两个团来城，这些士兵装备很差，有近半人没有枪支，扛的是古老的铁矛。

六月，第九军军长吴醒汉也带了数百名士兵经县城去广西，这支队伍有扛枪的，也有不少仍然是以铁矛当兵器。虽然兵员不多，但却沿路乱派民夫替他们挑运行李和器械，后来不少被抓去的民夫都变成了他们的补充兵。城乡青壮年男子害怕拉夫，逃跑躲避，不敢露面。

八月份，广南发生饥荒，城乡都有一些贫苦人饿死。一九三四年《广南县志稿》中云：“去年雨旸衍期，栽种不时，又

兼虫螟为害，一亩之田，甚至有无颗粒收获者，故全县收获量较往年实不足十分之四。”由于天灾，粮食收成大减，再加上几万军队出出入入，大量耗粮耗物，引起了物价狂涨，以县城为例，一升米（约八市斤）从二、三角银币扶摇直上到一元、二元、三元，贫苦大众难得找钱买米度荒，被迫以草根、树皮充饥。那时麻栗果、蕨薇根都成了上好食品。城内颜伊人等士绅拿出些米煮稀粥见人一勺以度命。由于饥民太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是死了一些人。一九三四年《县志稿》中有“四乡之奄奄待毙，无人救济者不计焉……史谓斗米千钱者，视此为何如耶？加以兵戈扰攘，救济无由，哀哉斯民，其命曾犬马之不若也”的记载。

二军驻广南的巴怀耀团，不顾人民死活，大肆创青。他们借口防御桂军入侵，搞什么“清野”，派兵到城外，把刚成熟的青包谷棵一律砍倒，连枝带叶拖回城里吃掉，一分钱也不给，农民只有泪眼相向，付之一哭而已。

广南县长李宗谔见势头不好，黑夜携带大印溜回省城。

建国军赴桂集结后，被范石生与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联合击溃，回师广南。

八月，范石生的定滇军在马街击溃建国军后率兵入城，官兵有万余人，每天需粮二万斤，大米不够，以包谷抵补。范军的病兵很多，医疗设备又差，病死的不少，从十字街到过街楼（现回族饭店）一带的铺台都躺着死人，甚至屠行摆在街上的案桌也躺有尸体。兵死多了抬运不及，派警察用牛车拉走，每车拉六、七人，弃于荒郊丛葬。据当时目覩者回忆，收尸的张老官还用铁器敲下了死者的金牙。

广南一个县城，上万兵拥来，各个大小庙宇和民房都住满了人，甚至门口铺台也有人睡。有的士兵乱拿东西，

老百姓很气愤，说“那里是军队，简直是贼。”有些庙宇的门窗也被拆了当柴烧掉。无论是“建国军”还是“定滇军”，地方团绅都必然应付，有些还趁机发财。为此他们向各会馆、富户、商店、民众摊派钱粮，有的人家逼得典当衣物交纳。二、五两军住广南一个多月，团绅收交现金十余万元。事后，曾列册呈报政府，当初准许发还一半，结果分文不给，人民无可奈何。

注：据《辞海》缩印本1396页载：一九二三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錕以五千两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